

我們雕塑，故我們在

「我們雕塑 雕塑我們」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8月20日

地點：Art One

(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閣層)



■莫亨殿《I Don't Need a Flower to Remember You》



■黃子珊《煉》



■郭停女《禾刀木》及《木色》



■陳沁昕《死物的自我毀滅》



■朱淑玲《包裝罪行》

大家看過雕塑沒有？或許，讓大多數香港人回憶自己認識的第一件雕塑作品，都會說是放置在尖沙咀港鐵站出口附近的大型作品，縱使不知是出於何人之手（答案是朱銘大師），又或是放在一些公園、博物館等建築物附近，總之大家都因而將雕塑視為那些放在戶外，用石、木或金屬等物料鑿成、鑄成、拼湊成的「大大件」東西。不知是否這個原因，令香港人普遍都對雕塑有一種疏離感，覺得雕塑都是放置在公眾地方，跟自己沒有甚麼關係。也因此，好像沒有人關心香港究竟有沒有人從事雕塑創作。

現實是否這樣？最近，香港藝術學院11位以雕塑為主修科目的學位學生及畢業生舉行了一個名為「我們雕塑 雕塑我們」展覽，跟策展人及部分參展者分享了對雕塑創作的意見及心得。

■文、攝：啟彥

「說真的，學院原本並沒有計劃做這次展覽的，你也知道學院的主科除了雕塑以外，還有攝影、繪畫及陶瓷，但學院未曾專為某個主科舉行過展覽。在這段時間，學院忙着為文憑、學士及碩士學生舉行畢業展。但我作為第1屆主修雕塑的畢業生，覺得今年2012年剛好10年，所以認為應該為雕塑同學做一些事，剛好又聯絡上這個場地，提供一個我認為合適展示雕塑作品的地方，所以便促成了這次展覽。」

場地的重要性

作為這次展覽的策展人，陳翹康（Joe）不但是香港藝術學院以雕塑為主科的畢業生，現在在學院任教，而且自己也是從事雕塑創作，難怪他主動提出舉行這次展覽。「跟其他主科的學生比較，雕塑學生真的比較少，但也因此關係更密切。我畢業後從事自己的創作，到現在到學院任教，都有一種關心母校及雕塑學生的心吧。人少也不是問題，反而有效率，從找到場地、聯絡學生，到落實細節，前後也不過是幾個星期。」

但Joe也一再強調場地的重要。「做雕塑展覽，場地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大部分的畫廊都很小，你不要看我們學生的作品都不是很大型，但因為有11位同學的作品，各件都要佔一定的空間，而且每件之間都不能太接近，太近會影響觀眾走動及欣賞，也會破壞每件作品的效果。」

「除了展覽，場地對雕塑創作的影響就是工作室的問題。因為我們要使用不同材料及器材，有的很佔位置，你擺放金屬板或木頭也要空間，如果加上一張裁床，空間也不能太小。」

展示多樣性與可能性

展覽簡介有幾句是這樣的：「學生從當初甚麼都不懂去學習雕塑，在雕塑的過程同時亦雕塑了日後個人的成長……在同一制度下各人從自身的背景、歷練，各自研習出一套屬於自己



■姚君豪《收藏一個名叫孤獨的海洋》

的雕塑語言。當中有人從事與藝術無關的工作，有人當了藝術家的助手，有人專注藝術行政，藝術導師及全職藝術家。若然雕塑是從物料出發、造型，再把它能量轉化，我們相信人生亦然。」

Joe向筆者分享：「這次11位參展者有畢了業的，有最後一年的學生，有人是全職藝術家，有人是藝術家助手，有人是美術老師，有的是其他媒體的設計師，很多樣化，這種多樣化也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之中，你可以看到各件作品的概念、物料、表現手法都不盡相同。」

他指出，或者大家仍以雕塑應該是某個模式時，他想透過這展覽，讓大家明白，其實雕塑創作會隨着時代發展的，不但會採用更多不同物料，而且會利用更多大家意想不到的物料，科技的進步，也豐富了創作者的想像力及可行性，也有更多人會使用影音，甚至網絡技術，展現出雕塑創作的可能性。

加入濃烈玩味的個人特色

好像陳正文（Man）的作品，表現雕塑的可能性之餘，更展示出個人特色。「自己喜愛玩War Game，又或者受到西部牛仔及戰爭電影的影響，創作時會不自覺用了武器為元素，但又想加入矛盾點，也許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使用回收木及銅片，創作出《槍》，但其實是一枝箭，可以吹出聲的。」作品旁邊還有一部小型電視機，播放着Man「吹槍」的錄像片段。他還說，以前也曾創作另一作品，以槍為外型，但其實是萬花筒，當人們對着槍口看時，並不是等到子彈的射出，而是色彩萬分的圖案，實在是意外地充滿玩味。

「另一作品是用玻璃或金屬鑄成的鐵蓮花，這本來是套在手指的武器，你可以看到我故意在作品上加入一些可以自傷的部分，如加入一塊刀片或一些刺，即你想傷害人前，便先會傷害自己。」其實，Man現在是藝術家黃國才的助手，不知道他這種「搞鬼」的創作特色，是不是也受到黃國才的影響哩。



■陳正文《槍》及《蓮花》



■陳正文在示範其作品——外看是槍，原來是笛。

參透作品背後意義

另一參展者郭停女（Coey）則向筆者說，她原本一直都有畫畫，但她選擇主修雕塑時，是想突破畫的框框，想尋找更多藝術創作上的可能性，當中包括繪畫和雕塑兩者的關係、顏色及功能等。

「我自己喜歡微觀事物，留意身邊的細微東西，因為它們很多時候都不被人發現，但我有時覺得被忽略的東西，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好像我的作品《木色》，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木皮的表面，而是木皮以下。另一件《禾刀木》，我想做的是梨，但我希望大家不止留意顏色的色，因為我們平常只留意到顏色，但以外的東西，大家會不會多加留意呢？」

接着，筆者還看其他作品，陳沁昕的《死物的自我毀滅》，是不是將一面磚牆喻作人靈魂的監牢；黃振欽的《重置時光》又會否讓人看到希望重頭再來過的時間；姚君豪的《收藏一個名叫孤獨的海洋》能否給人尋找到那一份不想有的孤獨感；黃子珊的《煉》可否啟發你原來事物的外形只是可轉變的外在之物……

走出展場，筆者不期然在想，其實大家認識從事雕塑的人嗎？因為或許大家都以為香港沒有雕塑家，但有一些名字，大家可能是認識的，例如張義、文樓、高華文、唐景森、夏碧泉、麥顯揚等，他們其實都是香港有名的雕塑家，你們都可能曾看過其作品，只是有時記不起而已，而且他們對香港藝術發展都有一定貢獻，希望這一代的雕塑家能傳承前輩們。

或許，是時候放下對雕塑的陌生感，因為雕塑本身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



■黃振欽《重置時光》



■李雪盈《鳥窠》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印尼華人回教徒（2007-2009）》庄吳斌攝影展

時間：即日起至9月23日

地點：光影作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樓10室） 查詢：3177 9159

用攝影訴說印尼華人的故事

祖籍福建的新加坡攝影藝術家庄吳斌一直專注研究東南亞的藝術攝影。身為海外華人，他利用攝影這媒介去關注東南亞華人的歷史。庄氏此次首個在香港的個人紀錄攝影展「印尼華人回教徒（2007-2009）」，將以寫實作品，向港人訴說一個個印尼華人回教徒的故事。

海外華人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鄭和帶着一大批船員從中國南邊出發到東南亞，再到世界各地。十九世紀以後，因為各種歷史原因，許多華南、廣東、福建的華人為了改善生活而毅然離開家鄉去南洋打工。據資料記載，全世界大約有三千萬華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在東南亞地區生活，印尼就是其中一個海外華人聚居的國家。

庄氏的26張寫實攝影作品，表達了背後複雜微妙的故事。一些歷史不該也不能被人遺忘，因而在攝影中，也希望帶出一種人性和中立的感覺，通過各種有趣的視角，讓觀眾感受華人回教徒的生活。今次，庄吳斌便將與我們分享他的創作故事。

為何會拍攝這些作品？

庄：一開始有點半挑戰式地希望做一則三年的企劃，並把企劃定在印尼。而且必須牽涉華人。那時候有兩個可能。一，到西加里曼丹採訪那處生活比較困苦的人。二，就是華人回教徒。因為一些朋友的搭線，所以選擇了華人回教徒的議題。我對歷史有一定的興趣。我們常說，攝影是最直接的當的媒介。淺白易懂。那麼，是否能用攝影把複雜的歷史，以簡單的方式傳達給印尼人呢？

因為，印尼華人在印尼是常常被誤解的。甚至連華人身對自己的歷史也一知半解。好比說，連一般印尼華人也知道，在15世紀時，生活在爪哇的華人當中，就已經有回教徒了。因為他們把回教

當成是土著的宗教，所以當非回教徒的華人碰上了篤信回教的印尼華人時，有時候，還是有點瞧不起的。當然，這是非常籠統的講法。但是，當印尼華人回教徒的歷史無法廣泛地被報道，無論是印尼人或非回教徒華人，對他們就可能產生誤解、排擠。當然，像我獨立工作的狀況，能力和可及範圍有限。我的書以英文出版，其實也不理想。但是，這可能是開始。希望接下來還有一些有心的印尼人會循這個用攝影說歷史的途徑延伸這企劃。或則我會有幸得到另一筆資金，可以把書以印尼文出版。

拍攝印尼華人回教徒時，甚麼令您印象最深？

庄：更認識到在東南亞的華人過着非常不一樣的生活。而且，就連印尼，也並非所有華人都富有。很窮的，大有人在。想到有時候看一些所謂的記者、學者、作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描述東南亞華人時，不禁覺得好笑。因為吃香喝辣的華人也很多。和蘇哈托合作勾當的，一部分就是華人。華人有時甚至帶頭剝削其他華人。當然，有些華人積極參與慈善工作，是社會的榜樣。從外人的角度，我們對印尼華人有很多的遐想。很多時候，這都是沒甚麼根據的。你說他們有錢，也不是所有人如此。你說他們被壓迫，可是很多人其實並不想強調自己的華人身份，並希望以印尼公民的身份做出貢獻。更有些印尼華人帶頭剝削他人。那其中其實也夾雜了階級意識，讓問題更複雜。而我碰到好些人，其實對印尼華人的事態一知半解，可是卻總是到



■黃成省（生於1956年，雅加達）是同代人當中重要的華人回教徒領袖之一。



■西瓜哇井里汶的Talang寺，每周有四個晚上，附近居民在廟宇內練習簡單的氣功。

處說個不停。雖然印尼華人在印尼人口的百分比非常的小，但是他們的社群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也就是為甚麼像Claudine Salmon等的歷史學家窮其一生研究印尼華人歷史。那些道聽途說的人，其實加深了大家對印尼華人的誤解。如此而已。

用攝影記錄海外華人歷史，有怎樣的必要性？

庄：其實某種程度來說，如今，我把自己的攝影作業看得比較單純。攝影是媒介，是借詞，是配備。是撰寫歷史、文化意識、身份認同、政治傾向的工具。是交朋友的理由。我在做的，簡單地說，是在收集故事。在為專家、學者、攝影發燒友、朋友、愛人、有興趣的人搜集東南亞華人的故事。把他們的故事用影像和文字記錄下來。那是吃力不討好的呀。要花時間、金錢。以現在當代藝術的視角，這種耗時又接近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是唾棄的。我們已經globalized了，環球化了，當代藝術談的是國際化，誰在乎人的故事？那是老套的東西了。可是，就算當代藝術在拍賣行破值，其實人還是得生活。

而且面對老祖宗一直面對的問題。面對排華，面對生活的困難，面對入鄉隨俗或保留傳統的兩難趨勢，一切其實都是幾百年來華人在印尼面對的問題。既然別人不做，我做。至少未來，或許有人能夠利用我收集的資料，了解現在華人的生活。